

文藝創作叢書

向敵後出擊

楓 亞 著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新華書店總發行

832
4710

書叢作創藝文

擊出後敵向

著 亞 楓

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

書號：滬 256

向敵後出擊

著 者： 楓 亞

編輯者： 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

出版兼：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發行者：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 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10,000

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

——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——

主任委員

馮雪峯

委員

于伶

巴金

王統照

李俊民

胡風

柏山

夏衍

夏征農

徐平羽

黃源

陳白塵

陳學昭

靳以

葉鱗士

賴少其

魏金枝

一 走向新勝利

消息沒腿，卻走的很快。東北野戰軍發動的夏季攻勢，收復安東省會、圍攻四平的捷報，連裏早就傳了個遍。又聽上級說，東北的強大攻勢，在全國戰局來說，就好像總攻前打的信號彈，各個突擊隊就像猛虎一樣往上衝。天天讓人家進攻咱，現在咱們要把捏緊得像鐵鏈般的大拳頭，從袖筒裏伸出來，重重的向蔣介石狗頭上揍去。全國大反攻就要開始了！全連被這個消息震動了。許多同志東蹦西跳，嗷嗷叫的要求配合兄弟野戰軍一起大反攻，快點打出去，敲碎蔣匪軍。東戰局上還能支持的『重點』攻勢，迎接新的勝利。

大家一股子勁摩拳擦掌，忙着做好一切無後方作戰的準備工作。訂作戰計畫，寫挑戰信，上保證書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朝元山這幾天幹得連氣也顧不上喘，一早上完操回來，就把一條破褲子嘩嘩的撕成好幾

塊。兩隻褲筒子，用手使勁扯了扯，倒還牢，一頭使針縫了縫，一頭穿了根帶子，便是兩隻聒聒叫的乾糧袋。那窄長條的褲腰也怪牢，撕成了六副鞋帶，也稀刺刺的納了幾針。襠前襠後的兩塊，爛得指頭一點就是一個窟窿，也留做墊墊腳底什麼的。六副鞋帶一副留着自己用，五副送給大家。他響着雄鴨似的啞嗓子道：『同志！過山鞋要捆得緊，踏過千山萬水，踏碎蔣二禿！』受着這份厚禮的同志也呵呵笑道：『翻山頂可不怕，翻上山頂，就把敵人趕下坡，跑路可夠您跑的啦！』朝元山又把乾糧袋送給王銓道：『老王，多裝上幾片乾糧防飢荒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不餓肚子才能打垮反動派！』王銓搖了搖青鴨蛋似的小腦袋，擺了擺手說：『帶什麼乾糧！孫武兵法上說：『人馬未動，糧草先行，』當兵還怕沒有吃？傻瓜！』

王銓是從孟良崗解放過來的，補到班裏才三個多星期。一乍來不知怎的不大吭聲，可是一蹲兩三天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樣，話比誰也多，叨叨呱呱的。而且他的話有一個特點，就是人家都說：『反攻』、『打出去』。他卻說：『蔣委員長一百萬大軍進攻山東。』人家說：『孟良崗打得漂亮，』張靈甫也給打死了。他卻說：『孟良崗是偶然打下來的，』張靈甫根本沒有打死，帶

了衛士突圍出去了。……他就這樣的很快成爲班裏的一個『鬼話客』了。

針尖碰上麥芒子，『鬼話客』碰上了『槓子手』。邵顯棟本是連裏有名的抬槓子好手，而且正和王銓的立場相反，所以他聽到王銓又文謔謔的搬弄什麼『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』的鬼話，一窩子橫火馬上燒上來，把正在擦着的槍栓，往膝蓋上一掄，高聲吼道：『你別他媽的淨說破壞話！孟良崗上你們（敵人）餓得像狗熊，這是「糧草先行」！』說着說着，頸脖子上一根筋就慢慢的脹了起來，一會兒有小拇指那麼粗。

王銓原先在家裏讀過中學，在國民黨軍隊裏幹了兩年上士文書，在連裏可說沒有個順他眼的人，對『槓子手』自然也看不大慣，不肯買帳，但說話態度還保持了平靜。現在他道：『我不清楚什麼叫作「破壞話」，我有「正義感」，有話就要發洩，共產黨是最講民主的。』

『槓子手』跳上一步，差不多把膝蓋上的槍栓扔在地下，吐了一口唾沫道：『民主要講對老百姓有利的，對反動派有利的民主，咱們不准他講，講反動民主，就是破壞！』

王銓歪昂着頭，眼珠一瞪一瞪的，想繼續爭下去。

『好啦好啦！別爭啦！又抬什麼槓子？』朝元山好一頓圓解，才解決了這場舌戰，把自己土造的乾糧袋給王銓放在背包上……

這天除了王銓外，各人的背包都輕裝得祇剩四五斤。而四五斤裏倒有三斤份量是鞋子。曬乾的乾糧片都裝進了乾糧袋。有的人還備了許多煙葉子，搓碎了也裝了一長袋，吊在腰皮帶上。武器、槍彈擦得能照見人。這些裝備，把他們渾身上下掛得滿滿的，裝得鼓鼓的，每個人身上最少也在三十斤以上。各班還劃分了互助組，朝元山、王銓、邵顯棟三人劃為一個小組，朝元山當組長。他們這個組也訂出了作戰立功計畫：『不怕一切的艱難困苦，咬着牙熬過去，翻過山頂，把反動派一古腦兒打下坡去！』

六月二十七日，夜風清涼的飄過沂蒙山，小星星一顆顆眨着眼，各個山巔嶺頂上響着驚天動地的進軍號角。在號聲裏走着無數支的人馬，像一條條瀑布似的從各個山谷裏瀉向敵後去，流向新的勝利。朝元山這個小組夾在人馬叢裏，高唱着爬山頂的戰歌，歌聲裏可以清爽的辨別出朝元山的沙啞而有力的嗓音。

二 別離沂蒙山

這是行軍的第四天。朝元山從跑的路程上估計，天已有半夜多了。

從白天太陽老高跑起，跑到半夜還不休息，真是跑得馬困人乏。王銓唉聲嘆氣的對着走在後邊的黃輝說：『馬還有個停蹄的時候，就像追命鬼似的窮追，這種走法，真要「不戰自亡」！』

黃輝是廣西人，是四十六軍被解放過來的，瘦瘦個子，生得猴頭猴腦，人家開玩笑，喊他『廣西猴』。他不大相信上級講話，總是信一半疑一半的。他在國民黨軍隊裏幹個上等兵，又幹過傳令兵，文化上也有高小程度，所以他很尊敬王銓的在國民黨裏的地位（上士）以及他那能說會道，走筆如飛的本領。王銓說一，他從來不說個二。兩人關係靠得挺攏。現在他也跑得有些吃不消，聽見王銓發牢騷，也就順水推舟的應了上去：『弔老姆法海，腿快斷啦！』

正說間，前面忽然拍拍地響起跑步聲音，王銓罵了聲：『又追命啦！』前面馬上傳下了口令：

『跟上！跟上！』二排不知那個人開玩笑地喊了聲：『後面掉隊，前面跑步。』王銓賴着說：『八路軍是一個什麼軍隊？喝稀裏糊塗（稀飯）穿的屌毛老布，跑的長夜黑路，還他媽窮跑步！老子不跑了，要命有一條，要我跑，做不到。』說着將槍托往地上一甩，一屁股塌在路邊的小石疙瘩上，不走了。黃輝想幫助他，但他自己也吃不消，就說了聲：『還是走吧，到頭裏休息！』朝元山聽見王銓不想走，就回過頭來，把他身上的槍、背包拿下來往自己肩上一套，拉着他就猛走，邊走邊說：『現在怎麼好停停一步也不行呀！這麼個黑天，一掉下來就沒法找隊伍！』王銓想：『沒法找最好，那個想找這窮八路軍！』可是沒敢說出口。猛跑猛跑的，前面人的背影看不清楚，『砰』一傢伙，王銓的臉撞在邵顯棟背上，差點沒把邵顯棟撞倒。邵顯棟罵道：『您眼睛給褲子遮住啦？跑到我背包上來啦！』

王銓不服氣，本來想還他幾句，可是聽了這句幽默的責罵，不禁嗤的笑了一聲，氣也就消了。暗裏卻直罵：『狗日的，說出這種死話！』

『休息！休息！』風一樣從前面襲起來，大家嗖地下了背包。不管石塊兒，不管馬尿、騾糞什麼

的，躺下去就睡。連最愛說江南山明水秀的王銓，這時也顧不了衛生，驀然躺下了，一忽兒呼嚕呼嚕的窮打鼾。朝元山把三枝槍、兩個背包一卸，坐下吸起黃煙來。有心事的人就不感覺疲勞，人家呼嚕嚕睡覺，他心裏卻在擔憂如何改造王銓。

朝元山是四六年八月膠濟線上解放過來的，河北高邑人。家裏窮得啥也沒有，一個老母親種了一畝三分地，還是兔子不撒屎的白地。他從小就住覓漢，扎長打短過活。所以參加了革命後對階級兄弟比親兄弟還親。他常說：『天下窮人是一家。』他爲人和藹，就憑這點，人家就佩服他。他的啞喉嚨，是在宿北戰鬥時，一顆子彈穿過了他的喉嚨，差一點沒犧牲，有好幾個月說不出一句話，後來才能講出『沙沙』的聲音。他常說：『這是反動派送給我的紀念品。』他還有一臉落腮鬚，像個板刷似的。在班裏年紀又是最大；因此不論班裏、連裏都親熱的愛着他，叫他『毛鬚子』。在萊蕪戰役中表現英勇果敢，參加了共產黨，從此他就不知道有他個人，腦子裏祇有黨和革命。現在看見組裏王銓、邵顯棟睡熟了，怕他們凍着（雖說是六月天，可是沂蒙山區的夜風依舊使人打寒噤），不能完成行軍戰鬥任務。於是他把自己身體靠過去，使他們能得到一些溫暖。

有幾個人凍得醒過來了。小張叫道：『凍死拉走吧！』曾文貴嘟囔說：『啊唷！這個「團長」』（註）真當不了，還是當我的這個大頭兵吧！』朝元山也奇怪：爲什麼休息時間這麼長？一會兒通訊員走過，一打聽，說是嚮導沒掌握好，跑錯了路，繞了幾個圈子，現在營部在找方向（嚮導）調查路線。王銓在夢裏翻了個驢打滾，嚷道：『攪鬼！小毛驢牽磨，光兜圈子當兵的腿不是鐵打的！』他一嚷，把個邵顯棟鬧醒了。邵顯棟以爲又走了，猛的跳起來把背包背在肩上。眼一睜，見大家還是死人一樣躺着，罵了聲：『我禽……』就又愣頭愣腦的躺下了。

朝元山睜開了半醒不睡的惺忪眼，祇見一個天都罩了一層無底的黑雲，四面山頭上呼呼的颳着狂風。一忽兒又像禮砲似的響開了雷。電閃像電光子彈一樣一閃一閃的，照得人眼眩。他趕忙把王銓、邵顯棟輕聲叫醒道：『醒醒，醒醒，不要像死豬一樣，快下雨啦！』

於是，班裏人都懵裏懵懂的卜落卜落的直爬了起來。王銓揉着眼嘟囔道：『頑固天！』邵顯

（註）「團長」意指怕冷而縮成一團。

棟望了望四面山頭上的烏雲，心裏焦憂的罵道：『狗熊天，是蔣介石派來的特務，老子火起來給你一槍。』說着把手裏的槍向空中一指。一般說，這種幽默性的發牢騷，很博得周圍人們贊同的，即使幹部也無法來批評他們是『講鬼話』；領導經驗豐富的人，才捉摸到這是戰士心中沈鬱憂悶或是不滿意時的反映。一會兒，前面後面一條嗓子似的輕叫（雖然輕叫，但叫的人太多，也『哄哄』的引起了四圍山谷中的回音。）『快走吧！』『快走吧！』前面營長聽了，老遠就喝道：『吵什麼！行軍紀律忘記啦？各連連長負責維持。』戰士們也挺服從的，沒待連長下命令，前後啞得鴉雀無聲。

靜默的隊伍，擦擦擦擦的繞崗子前進。天空又一次劃了一個大閃，把人眼照花得看不見東西，隨後就在頭頂上打了一個響雷，拳頭大小的大雨點嘩嘩的下開了。

雨水淋溼的隊伍，『拐之拐之』的在風雨中蠕動着，蜿蜒的前進，『搥路標』（註）的聲音

（註）戰士們戲稱跌交爲『搥路標』。

此起彼落。

太陽從山頭上伸出來了。山崗上到處冒着蒸饅頭似的熱氣。石頭特別洗得光滑。天空中常有喜鵲拍拍地飛過。山澗裏響着嘩啦啦的瀑布。山溝裏流着淙淙的小水流。王銓七癩八拐的夾在隊伍裏，渾身跌得像條泥鰍。嗓子眼裏祇想發牢騷：『肚子窮唱「空城計」也不燒飯，腳上淨造大泡也不休息，我看，那像個反攻的樣子，簡直是打游擊。』幸好邵顯棟沒聽真，沒抬上槓。

小張也跑得沈不住氣了，對副班長說：『行軍天亮莊，宿營兩頭紅』這句話沒作用了？你看天快晌午還不住下兩頭紅，你看太陽倒當午了。』是的，新的環境改變了過去的生活方式。『小張，反攻嘛就要有反攻的樣子，』副班長回答道：『不艱苦，不跑路，還叫什麼反攻？不要急，慢慢走，反正瞎子磨刀——快啦！』

曾文貴也跑得沒精打彩的哼起了小時在山上放羊唱的山歌：

千重山，萬重山，

祖祖孫孫都靠山，

南山有虎大家殺，

北山有狼大家趕！

噯噯噯呀，噯……

邵顯棟聽得提起了精神，說：『對！蔣介石狗日的好比是隻虎狼，咱們大夥團結緊，殺死這個小舅子！』

小張聽了也非常來勁，要求曾文貴再唱一個。

曾文貴是沂蒙山區叫做不動莊的老百姓，從小當羊倌，專門學唱山歌，他會唱的小調不在一百個以下。他不但會唱，有時也會編。也常能說古道今的，真是班裏一個說唱的好腳色。有了他，班裏同志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調劑。現在小張要他再來一個，當然他是不吝嗇的。他唱道：

人家那個都說，——

沂蒙山好，——

沂蒙那個山上，——

好風光——

大家聽了出神得忘了累，加倍感到腳下的沂蒙山多麼可愛。

晌午，才算邁到了宿營地。大家睜眼一看都有些洩氣。這個小王莊小得可憐，總共不過兩間小屋子，還是風掃地月點燈的破爛房子。

王銓搖了搖黃輝的肩膀說：『今天準備把褲帶收收緊，那來鍋子？』

黃輝說：『弔老姆，管他！連長、指導員能挨，我也能。』

『來啊！來啊！』朝元山雄鴨般沙沙的叫着。原來他找了麥稭，放在那邊樹底下，給大家準備了鋪。

這天誰也沒解背包，腳也沒洗，胡亂吃了些地瓜乾、小米湯就出發了。出發前劉忠指導員在隊前講話。他問：『同志們，累不累？』

『不累！』聲浪波動到東山上，東山上也回了聲：『不累。』

王銓偷偷在嗓子裏說：『不累？不要講漂亮話，看你們跑得像跛子一樣。』

『你看沂蒙山也喊不累，』指導員講了句笑話，就正經地說：『同志們，戰爭形勢已發展到翻山頂啦，爬山爬到山頂上是很疲勞的，但祇要堅持最後五分鐘，勝利是我們的。所以今天要比以前更苦一些，同志們說對吧？』

『對！』

王銓哪嚶道：『對？我不受你騙。』

『同志們，要知道咱們華東軍民的擔子是很重的，蔣介石發動全面進攻時，用在華東戰場上的就有五六十個整編旅，我們在毛主席運動戰略方針下，朱總司令、陳、粟首長指揮下，千百萬鄉親們支援下，我們取得了七戰七捷，宿北、萊蕪、魯南等偉大勝利，殲滅了敵人二十萬有生力量。同時各兄弟野戰軍也都取得了偉大勝利，蔣介石被迫放棄了全面進攻，開始採取了「重點」進攻。他選了東西兩個「重點」，一個是咱們山東，一個是陝甘寧。向咱們山東的「重點」進攻，開始在今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四月六日，他集中了湯恩伯、王敬久、歐震三個兵團從魯南北犯，企圖聚殲我們於沂蒙山。我們就用了個調虎離山計，殲滅了七十二師等二、三萬人。五月一日，敵